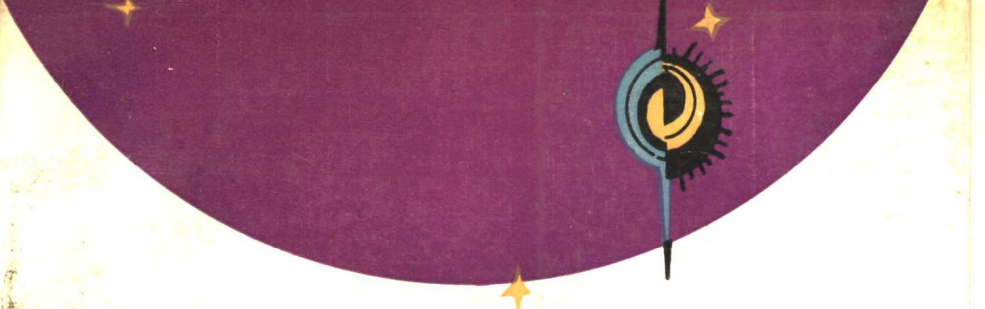




“晨钟”全国教师文学创作大奖赛

优秀作品选

李思德 牟文正 陈泽河 编



● 明天出版社

“晨钟”全国教师文学创作大奖赛

优秀作品选

李思德 牟文正 陈泽河 编

明天出版社

1990年·济南

“晨钟”全国教师文学创作 大奖赛评委会名单

主任委员：贺敬之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润滋 刘海栖 邵小武 肖复兴

宋遂良 罗树华 夏有志 韩少华

秘书长：牟文正 李思德 张寿彭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润滋 牟文正 刘海栖 邵小武 吴三元

张寿彭 肖复兴 李思德 宋遂良 罗树华

贺敬之 夏有志 韩少华

“晨钟”全国教师文学创作大奖赛

优秀作品选

李思德 牟文正 陈泽河 编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插页 267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2

ISBN 7—5332—0926—5

I·129 定价：4.45元

愿与建设们的人生路上
永远回响
嘹亮的晨钟

题晨钟全国教师文学创作大奖赛

黄敬之

为教师业余创作鼓与呼

——代序

邵小武

大张旗鼓地举行教师文学创作大奖赛，这在全国来说，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第一家。

这里蕴积着一种情感，寄托着一种希望！

或许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在中学从教多年；或许由于眼下职业所至——任教育报刊的编辑；或许由于教师职业的神圣和教师地位的低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教师怀有崇高的敬意、无限的同情、深沉的爱。“为教师说话，让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已成为教育编辑们的牢固观念，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这种观念付诸实践。正是受了这种观念的驱动，才使我们斗胆从事，办起了这次“大奖赛”。

当《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和《人民教育》等十几家报刊向全国公布了“晨钟教师文学创作大奖赛”的消息后，参赛稿件雪片般飞来，短短时间就收到来稿一万多份。来自城市、乡村的，来自平原、山区的，来自大、中、小学的，来自职、幼、特教的，带着东北的凝重，西南的粗犷，天山的峻拔，东海的宽广。捧读一篇篇来稿，象捧着教师作者一颗颗滚烫的心，字里行间，注满了教师的喜怒哀乐，向往追求，闪烁着教师的文学才能，思想光华。出于意料之外，又在希望之中。一种厚重的

幸福感、满足感油然而生。

这里，我不想评说获奖作品如何充满时代激情，富有教育特点，如何注重向生活的深层开掘，显示出较高的文学价值。只想吁请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领导，多给教师们一点理解，尤其是多给教师们的业余创作一点理解。

教师的劳动是极其复杂、极富创造性的。教育对象的千差万别，教育情境的千变万化，教育内容的复杂多样，决定了教育工作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的公式，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诸多因素纵横交错的影响中，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心态变化，运用恰当的方法，施行有效的教育。教师的工作又是极其繁重、极其辛苦的。教师既管教育，又管教学，既管课上，又管课下，既管校内，又管校外，既管学习，又管生活，要对全体学生负责，要指导学生全面发展。工作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无明显的“上、下班”界限；工作空间上具有广泛性，无限定的教育区域范围。即是说，只要有学生在的时候，都是教师工作的时间，只要有学生在的地方，都是教师工作的地点。他们常常是身下讲台，心想备课，身居卧室，心系学生。尤其是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他们是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们的精神更值得赞扬，他们更需要理解。

如果说对教师劳动的复杂与艰巨，对教师任务的繁重与辛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和正在理解的话，那末，对教师的业余创作，则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尤其是没有得到教育界某些单位的领导同志的认可。把教师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视为“不务正业”者有，嫉妒、非议者也有。

我认为，教师创作利多弊微，处理得当有利无弊。首

先，要创作就得认真观察、分析、思考，因而可以提高教师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认识水平；其次，创作是更高水平的“下水文”，尤其是语文教师，可以自己动手写给学生看，有助于提高作文教学效率；第三，创作需要多方面的涉猎，多方面的积累，有助于扩大知识面；第四，一般说来，学生对能公开发表作品的教师是尊崇的。尊其道，信其师。因而有助于提高教师威信，增强教师的教育力、影响力；第五，教师创作要在教学之余，而教师的业余又是极其有限的，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用极为有限的精力创作，就需要有挤劲、拼劲、韧劲。因而有助于锻炼教师的意志。更不待说，教师创作，要给社会、给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总之，教师创作，既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又有利于文学事业的繁荣。

教师创作，又是很艰难的。知识不足，能力不足，起步难；选材立意，创新难；创作园地少，写出来发表难；业余时间少，工作任务重，挤时难；在未被领导和同志们理解时，还要忍受各种议论，“偷偷摸摸”地写，处境难。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没有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勇气，要涉足文学创作并获得成功，是根本办不到的。

当然，教师创作又是甜美的。当生活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跃然纸上时；当对真善美的爱，对假恶丑的憎，从心底流到笔端、诉诸文字时；当冥思苦索而豁然贯通、偶得真谛时；当运尽匠心，终成作品，公诸于世，为人们认可时，……那乐、那甜、那美，确谓妙不可言！

教师创作，既然是业余，就有个如何正确处理本职工作

与业余创作的关系问题。高明的教师，总是“主”、“副”分明，“行有余力则创作”，工作之余搞创作。而业余创作的成功又总是有效地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教育战线，人才济济；教育园地，天广地阔；教育生活，丰富多彩。教师创作大有用武之地。事实上，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教师出身的小说家、剧作家、艺术家、诗人等并非罕见。当代文学天地，也不乏教师的抗鼎之作，此次大赛的获奖作品，也不乏力度、深度、新度。这既是一次教师思想情感的交流，又是一次教师文学创作的检阅。实践证明，教师的业余创作，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完全可以成功的。

应当感谢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同志，他理解教师，关心教师；理解教师业余创作，扶植教师业余创作，亲自担任此次大赛的评委会主任，并认真审阅了部分稿件。也应当感谢明天出版社，是他们和《山东教育》联合，为教师业余创作提供了一块园地，提供了一次机会；为教师队伍的成长主动铺路搭桥。

再过十年或者几十年，翻开这本获奖作品集，回顾这次大奖赛，或许更感到它是灿烂文学园地里一株难得的可爱的小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步伐中一只清新的脚印。

谨将这株小花献给敬爱的老师们，献给九十年代，献给下个世纪！

一九九〇年一月于泉城

目 录

题辞·····	贺敬之
为教师业余创作鼓与呼·····	邵小武

小 说

张力·····	董天柚 (1)
她才十七岁·····	李华明 (5)
留级生·····	张起辉 (12)
春去花还在·····	陈筱君 (18)
遥祭·····	李先国 (24)
“第三世界” ABC·····	张东辉 (27)
马鸣·····	张若锟 (33)
呵, 朋友! ·····	王兆安 (41)
阳池·····	王 戈 (45)
女教师醉酒·····	毛志成 (49)
插曲·····	廖伦建 (57)
遗憾·····	唐银生 (62)
青春的脚步·····	陈淑蕴 (65)
听话的孩子·····	孙学民 (72)

N代传人的秘密	马振凯(82)
淡淡的茉莉花香	张云玲(100)
夜访琵琶岛	宋致国(115)
导	韩宏顺(120)
大厦,建在心田上	李薇姗(129)
牙与牙	吕清温(151)
一封匿名信	牟官敬(157)
小河清清	王 勉(160)
坐车	杨克忍(176)
西河坝·东河坝	黄河夫(178)
炫耀	王西广(183)
爱举手的学生	王永岐(187)
干涉仪产生“干涉”	丹 然(190)
我的孩子	钟葵生(196)
考场	景 花(201)
月朦胧	李洪珍(203)
青云寺的“和尚”们	问 天(206)
怎把桃花付水流	艾 伦(212)
黑车	郭宗明(227)
座谈座谈	张宝福(231)
迷人的山路	陈 晨(242)
盈盈一水间	李树明(246)

报告文学·通讯

耕波犁浪30春·····	张九韶(253)
盛夏·····	张登宽(260)
粤北教坛一颗璀璨的星·····	魏传广(276)
榕树，又绽新绿，又绽新绿·····	李思德(290)
他从海岛来·····	张国祥(313)
她给了孩子们一个幻想世界·····	周华胜(322)
崮顶之光·····	赵耀卿(333)
为使春天更美丽·····	顾定斐(339)
跨越历史的荒谷·····	姚中民(347)
“迂腐”的教授·····	王桂亮(366)

散文·诗歌

唢呐悠悠·····	温新阶(372)
银杏赋·····	臧 蟒(377)
两盒蜂王浆·····	钟 诚(380)
竹叶·门票·茴香豆·····	蒋一农(386)
篝火情思·····	泽娜 浩歌(388)
雨声沙沙·····	张国俊(391)
重庆，散文在呼唤·····	张 放(396)
墓碑·····	石 磊(399)
钟声悠扬·····	潘大华(401)
秋色·果实·····	赵 荃(404)

蜡烛·风帆与刻刀·····	方航仙(407)
别忘了带一只茶杯(外一首)·····	牟超日(408)
旋律(外一首)·····	魏洪坤(410)
蓝天下崛起一片森林·····	徐志彬(413)
清亮的井·····	蒋纯槐(414)
夜潮·····	卢英济(415)
航标灯·····	周慧霞(416)
叶之歌·····	陈泽军(417)
你说,你是·····	孙卓平(418)
位置·····	沈在龙(419)
我与我的世界(外一首)·····	张法舜(421)

小说

张 力

董天袖

卷子发下来了。数学。以往是考学生，今天是考老师。
题目居然这样陌生！但绝不是梦，不是！

他真有些慌了。他极少遇上这样的不幸。他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游刃有余的高手，只是由于祖辈、父辈的原因，曾沦为一个时代的弃儿；当一股春风把他吹到教坛上，他仍然比较从容。从半个月前开始，许多同行就开始啃几本文教局发的复习资料了，大厚本，灰封皮，人称“灰色救命鬼”。他没有时间看。

现在关于数学的灰色救命鬼儿就在桌膛里，伸手可得。他是特意带它进来的。风雪衣很肥大。

他难过起来。但更多的是不平。作为一个民办教师，也太难了。近几年来，考试、考核何其多也，而全县范围之内，每年又有几个能转正呢？光阴荏苒，乡亲们已经把教师的“民办”视为无能和耻辱了，叫人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改行吗？怎么下得狠心呢？

这一回，据说是又下来一些转正指标，多么牵动人心

啊！全县的中小民办教师都集中到这所镇办中学来了，分为八个考场，一片片近视镜的亮光晃来晃去，各式各样的目光显然比学生临考复杂得多。人们的寒暄比往日简洁而肤浅，背后似乎遮掩着一片杀机。刀枪剑戟要各逞其能了，竞争的残酷使人快乐，使人悲伤。

题目的铅字如麋集的苍蝇，在他眼帘里作群体的蠕动。办法只有一个了，他把左手伸进桌膛……

木向荣并不是一位不尽职守的老师。但是，教务与家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今天早晨，他把那把挂在墙上的二胡摘下来时，发现琴码把蟒皮压陷了，他心疼之余，突然产生了一种联想：我的负荷不正是那琴码，我自己不正是那一片蟒皮吗？胡琴松松弦可以，我呢？他深怀同情地吹净了蟒皮上的积尘，重把二胡挂上，就骑上那辆被同行们戏称为“铁百灵”的破自行车，吱吱扭扭地赶到了镇办中学……

执教龄16年，那些顽童的机智奇巧在他的脑际打印了一部“作弊学”。作弊的学问会使每一位老实人吃惊，此时，他的手已摸到了那灰色的封面了。他的心已经如外行人杀过的鸡儿，乱扑楞乱叫唤而且流血！

谁说作弊是终南捷径是不劳而获？看来，作弊可难着呢！木向荣老师的手一阵发抖，眼睛根本不敢离开桌面。监考人是镇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早被一本什么画报迷住了，但是谁敢说他会不会摆一个迷魂阵呢？

他的笔疲惫地躺倒在卷子上。

他脑里飞快地飘过一首乡谚来。乡谚崭新，带着八十年

代的气味：富了海边儿的肥了出摊儿的，穷了上班儿的醉了当官的……他不承认这乡谚尽皆准确，但他自问：我们“拿教鞭儿的”怎样了？竖着比，不错了，横着比，还是……

十三亩半山田，承包，由于作工不够而无多少利益，不承包，没人接他的合同。化肥、农药都涨价，不用不行，用也用不起啊。妻的气管炎，长年累月叫人心绪不宁。猪圈里又没多少粪，妻老是往深挖圈土，呼隆一声，圈墙挖倒了！种地用牛，买头牛喂得起吗？只好向人求借，车辆也一样。学生毕业和庄稼抢荒总是挤在一起，年年如此。妻就急得犯病，他就急得牙疼，宁可荒了地，不能荒了人呀！还有好多社会活动呢！他是为人师表标兵，又是县政协委员，开会，做报告，……

画报翻完了，副书记恹恹欲睡，惺惺忪忪的眼睛朝这边扫了一下，那慵懶的目光如同告诉所有的参试者：你们整吧，我昨晚值过夜班的。

木向荣的表针疯狂地跳动。

如果看一眼资料，那有多大错误呢？这算得上无耻吗？世界上无耻的人、无耻的事又有多少呢？有权的人，为人办事先收礼，这话题谈都谈厌了；敢吵敢闹的人最得实惠，几乎成了定理；有人10块钱抵得30块钱花，而咱当教师的，30块钱抵20块钱花，又有什么值得惊诧，买肉也轮不到买瘦的！脸面到底值多少钱一斤呢？咱就看这一回吧！只要一回！若能考到前几名，家属“农”转了“非”，至少土地可以甩出去……什么人跟咱辩，咱就跟他辩！比哪一样都行！

犯错误，也有个量大量小的区别吧！

他将身子往后仰仰……一个打哈欠的动作。一只手作揉眼状，另一只手摸到书页上……

应该看看监场的书记先生！木老师提醒自己。也应该以目之余光旁视左右！他还算冷静。不料，一条墨迹已经黯然的标语被风撩动了一下，有“尊师重教”四个字，早已无新意于以往，今日，却如此触目惊心！

还有更平凡的四个字呢：为人师表。

那就无法——其实无勇气——去想这后四个字了。由心灵的残破而落一个残破的心灵；由信念的倾倒而落一个倾倒的信念；由……

他简直不能想下去。

你真完蛋！迂懦，无能，自命清高……木向荣同木向荣在脑际搏斗。

疾风和暴雨趑来趑去。

红灯和绿灯明灭无常。

表针挑衅地狂跳着。

监考人轻轻的鼾声，如水鬼引诱着不识水性的孩童……

木向荣问自己：你有理由战胜原来的自己吗？你认为你的观念必须更新——迫不及待吗？

但就在这时，窗子上偶尔映出一张桃花般童脸。女孩，明眸朱唇。

木老师不在镇办中学任教，他的槭树苓乡中距这里35华里，窗外偶尔一现的桃花童脸不可能是他的学生，但是——

他想到了自己的学生！

那两道那么稚嫩，那么清亮的目光也许并没有专望他，但他已感到有两束强电照澈了他的心角。倏忽间他想了许多许多。那只又攥笔杆又攥锄头又端药锅又拎尿壶的手，从桌膛里抽出来，强而有力地捉住那支无数次写下教案无数次写下学生操行的钢笔，一腔痛苦地在题目下写上两个字：“不会”。

为什么不会？有解释的必要吗？有解释的余地吗？

他无声地摇摇头。

码子固然沉重，但是，鳞皮的张力呢？他只有自责鳞皮的张力太小了。

嘴唇很咸……

（作者是河北滦县文教局干部）

她才十七岁

李华明

自从林琳来到我校，这所乡村中学的空气一下子活了起来。首先是我们语文组开始沸腾、升华，惹人注目，惹人嫉妒。继而，全校骚动，喋喋不休，一簇簇音波从各个教研组的窗口飞将出来，形成一股环流，在校园中冲撞、飘荡。

别人羡慕我们语文组，我们却感到老大的不舒服。从